

将门 虎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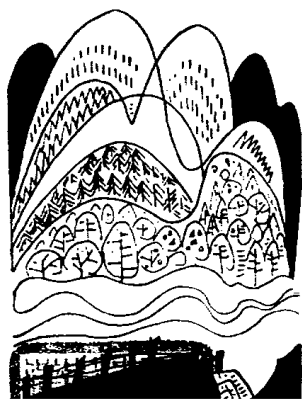
报告文学·散文选

解放军文艺社

将 门 虎 子

报告文学·散文选

解放军文艺社 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

将 门 虎 子

闻 世 编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京安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13½·插页2·字数257,000

1982年11月第1版·198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47,000

书号10137·60 定价1.1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系近几年来《解放军文艺》月刊所发表的报告文学和散文选编，所收作品大多是在军内外文艺作品评奖中的获奖作品。

在这里，你可看到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军民的一颗颗《赤子之心》，是怎样在同祖国的安危、民族的命运一起跳动；新战士《从悬崖到坦途》，怎样成为无畏的杀敌勇士，边疆的民兵老战士如何用赤诚的血浇开了南国《高高的木棉树》上的英雄花。在这里，你会看到八十年代的我军指战员，如何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份《人生的答卷》；从科学城里《追赶太阳的人们》，到摹拟战场上的《“蓝军司令”》，每个栩栩如生的人物都印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。你会为老干部们《先进事迹以外的事儿》而动情，你会为《河那边升起一颗星》而眩目，你也会从被岁月湮没的《雷锋轶事》中，真切地感受到一个普通士兵的心灵美……这些作品多是出自年轻的业余作者之手，题材新颖，语言朴素，激情饱满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。

封面设计：郑在勇

DD06/37

目 次

报 告 文 学

赤子之心·····	杨笑影 (1)
从悬崖到坦途·····	雷 铎 (17)
将门虎子·····	李存葆 (31)
火线一家人·····	郑万隆 (47)
高高的木棉树·····	杨树芳 (61)
他的爱·····	肖允康 王国庆 (82)
敢立“军令状”·····	李延国 (94)
追赶太阳的人们·····	李 虹 (120)
如果你真把祖国当母亲·····	吴芝麟 (143)
人生的答卷·····	熊相仔 李克勤 王耀成 (159)
先进事迹以外的事儿·····	赵 骜 (178)
这是我们的将军·····	毛文戎 (197)
第十一号标兵·····	夏国珞 (211)

五月的鲜花·····	李大明 肖允康 严立群 邢昆明	(223)
“蓝军司令”·····	江永红 钱 钢	(239)
救·····	李 琦	(260)
河那边升起一颗星·····	朱秀海 袁厚春	(273)

散 文

雷锋轶事·····	陈广生	(299)
请看那盏灯·····	朱春雨	(330)
赛歌·····	温开新	(341)
觅食深山·····	阎海峰	(348)
剪·····	郭米克	(358)
出操·····	高耀峰	(365)
通往发射场的路·····	王树增 张嵩山	(372)
她们正年轻·····	娄仲毓	(383)
老林七日记·····	于千千	(396)
山南海北·····	聂 波	(414)

赤子之心

杨笑影

姐姐的一封普通的但却装满了慈爱与惦念的信，从波涌浪翻的大渡河畔飞来。信中说：“小弟，去年八月，妈就说来看你，你忙着要参加师里的军事比赛。妈等到十月，你又要去参加军里的比赛。现在，她老人家准备过了春节来看你……爸爸去世时，你还小，妈最爱你，想你……”

而此刻，他正紧贴着自己的八二无后座力炮，潜伏在暗夜笼罩的香蕉林中。他想念母亲，甚至看见了她粗糙的双手和鬓边的白发，她慈爱的笑容和温存的眼睛，他多想一头扑进母亲的怀里。但当他一抬头，盯着红河对岸那得寸进尺的越南侵略者时，便把他全部的爱、忠诚和热血，都献给了祖国——我们全体士兵的母亲！

看不清夜中奔流的红河，却隐约听见那哗哗的水声。
呵，多么熟悉的声音！王国军想起了他的大渡河，河上的

铁索桥……他总觉得那哗哗震天的浪涛声是呐喊着的红军从他身边跑过。两年前，他就是踏着红军跑过的路参军的。他望着旧社会靠帮工度日的母亲，望着疼爱他的哥哥姐姐们，依依不舍了。妈笑着，眼里却含着泪水：多快啊，一撒手，身边的小儿子也象鹰一样飞上天了！

大渡河的儿子分在了一个全军著名的“红军团”。这还不算，王国军所在的六班过去荣获过“神炮班”的光荣称号，如今还一直是团里的尖子班哩！想起这一点，王国军就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夜雨敲打着香蕉林，一片沙沙声。王国军紧贴着心爱的炮，听见自己激跳的心声。昨天下午，心也是这么激跳着，那是在大山顶上，全连战前表决心。当他大步走上前去时，战友们都兴奋地望着他。嘿！别看副班长身体单薄，瞧他这会儿那劲头，简直把大山踏出了声！他走上去，只说了几句话：“自卫还击战打响了，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，不打败侵略者决不下战场……”话就象从他身边的炮里连珠般地射出来，他走回班里坐下，身旁的小邹笑着问他：“副班长，你咋个象吵架一样啊？”“哦，我太激动了，实在憋不住了！”

憋不住了！多少日子了，听着那野蛮的枪声，看着边境人民流淌的鲜血，他恨不得象炮弹一样喷着火射过河去！

二月十七凌晨，虫鸣蛙声中，无数的冲锋舟和橡皮舟正载着千军万马，踏平红河激浪。紧接着，一片惊天地

的巨响，千百门炮怒吼着，喊出祖国大地郁积的愤怒和不平！一瞬间，交织的炮火把漆黑的夜空烧得象一块通红的钢板。王国军突然想，要是妈和乡亲们听见这炮声，该多高兴啊！年轻的战士们第一次亲眼看着这过去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场面，心狂跳着：战斗开始了！

六点，王国军和战友们扛起炮向着舟桥飞奔，敌人的子弹在耳边嘶叫着。突然，头上有尖厉的呼啸声，只听前面一声高喊：“拉开距离，卧倒！”王国军扑在地上，震耳欲聋的巨响中，身下的大地颤抖着。他听见身旁背着四发炮弹的新战士黄华彬喘着粗气。“小黄，坚持！一定要把炮弹背过去！”他拉着小黄一跃而起，冲上舟桥。

炮声似炸雷，火光象闪电，子弹如急雨。就在这雷鸣电闪急雨中，王国军感到自己分明是跟着红军冲过了硝烟弥漫的铁索桥……

二

冲过来了！天色微明，细雨纷飞，前面部队留下的脚印依稀可辨。“小心地雷，踩着脚印走！”王国军边走边叮嘱着大家。

他们下一道陡滑的坡，扛着炮筒的二炮手陈志华右脚一滑，袜子撕破一道大口子。王国军眼快手疾，从后面双手拖住炮筒，陈志华趁机踩在一株树根上，这才站稳。他们朝下一看，真险！坡下就是一条地雷密布的小路。“我来扛吧！”王国军不由分说拖过了炮筒。

他们来到我军已经攻占的一五二高地下，焦急地等待着任务。王国军抚摸着炮身，心里说：老朋友呀，今天要看咱们的了！他想起第一次抚摸炮时，又亲切又陌生，这家伙比当民兵时扛的枪厉害多了！可是，要当一名“神炮班”的炮手不容易啊！营房的夜，静悄悄，只有两架上足了劲的发条还在不知疲倦地转动——墙上的挂钟和被窝里的王国军。他用电筒照着射击教材，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背着那些枯燥的数据，用笔圈着那些不认识的字。第二天去上岗的路上，王国军又掏出了教材。他常说：“我这笨鸟再不先飞，怎么配得上这身军装，怎么配在尖子班。”他是那么坚韧不屈地扇动着翅膀飞呀，飞呀，他当上了一炮手。全班参加团、师和军里的比赛都荣获第一名。他们原预备参加今年的全军运动会，不料却来到硝烟滚滚的战场。此刻，从炮手们严峻的脸上可以听到他们心里的话：嘿，这里才是真正的赛场哩！

下午四点，密集的枪声从邻近的一七一高地传来。王国军兴奋地想，要拧开这把通向谷柳、保胜大门上的锁了！他正想问什么时候轮上自己打，一阵猛烈的弹雨落到一五二高地上。“快卧倒！”王国军透过浓烟，一眼望见黄华彬背上的四发炮弹，一个猛扑按倒小黄，自己伏在四发炮弹上……

王国军刚站起来拍着身上的泥土，排长吴孟嘉跑来：“任务来了！任务来了！”“什么任务？”大家霍地站起来。“一连和五连攻打一七一高地，被敌人火力封住，叫我们

去摧毁！”炮手们的心又一次狂跳起来。班长陈大发对王国军说：“走！我们先去观察一下。”

可是，右侧茅草一人多高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们跑到左侧，哦，这就是一七一高地！光秃秃的山上战壕交叉纵横，山顶暗堡里机枪狞笑着。山下，一个抱着炸药包的战士从菠萝地里冲上来，接近了，快接近了，“哒哒哒”，战士中弹倒下。王国军心里一阵紧缩，仿佛那战友的血正从自己心上涌出来！“干掉它！”他一声怒吼，炮手们猛扑上来，几秒钟便架好炮。王国军迅速瞄准，击发！好啊！炮响枪哑，真解恨！这八二无后座力炮性子太烈，一张口便两头喷火，烟尘冲天，暴露了自己。敌人的另一座暗堡喷出火舌，想吞噬这些使他们心惊胆战的炮手。小伙子们迅速转移阵地，象虎群奔跑跳跃着，一眨眼又架好炮，随着一声巨响，又一座暗堡成了死堡。只有最后一挺机枪在挣扎了，王国军他们随即给了它一发炮弹，它也跟着上了西天！炮手们的眼发亮了，那心啊，象小鸟儿快乐得要飞出胸膛！要知道今天射中的可不是假靶子，而是真的敌人啊！

一七一高地攻下了。夜幕降临，蓝色的“幕布”上缀满大粒晶莹的星星。王国军抬头望着星汉灿烂的夜空，想起家乡冷碛公社的灯光。妈劳累了一天，现在正干啥呢？他闭上眼，心中涌起一阵温暖和甜蜜：妈妈，您看见了吗，您的儿子正象当年的红军一样浴血奋战，保卫着您，保卫着大渡河，保卫着祖国那灯如繁星的大地！

三

一只小鸟忘记了这里是战场，站在枝头上，向着第一缕晨光唱起清脆的歌来。新战士张东明揉揉眼睛，咦！身边的副班长呢？他从战壕里站起来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四面望着，只见薄雾中一个人从山坡上走来，肩上挂满水壶。“副班长，你……”王国军喘着气，“快，给大家润润嗓子，今天还有大仗呢！”

起伏的山峦象是大海的波涛，每一个浪头都是战士必须攻克的一座高地，那震天的枪声、炮声便是这大海的轰鸣和喧嚣。

这是二月十八日黎明。当战友们接过王国军递来的水壶，刚刚举起来，仰着头张开嘴时，一阵疯狂的枪声传来，争夺位于谷柳、保胜西南侧制高点一九一高地的战斗打响了。敌人用轻重机枪和高射机枪织成一片密集的交叉火力网，把担任主攻任务的七连压在山脚。上级命令二连从右翼火速增援。二连刚从一七一高地冲到山脚下的公路边上，还没来得及横穿过去，便被敌人发觉了。敌人掉转高射机枪，对着公路猛烈地平射。狡猾的敌人把暗堡设在炮火射击的死角上，远程炮打不到它。最艰难的时刻，最光荣的任务又交给了“神炮班”。

奇迹和功勋总是紧跟着那些敢于殊死搏斗的人。越过公路缩短距离已不可能了，炮手们沿着战壕跑着。把炮架在哪里？架在战壕里，人在战壕中射击，危险自然要小得

多。但炮尾喷火区是二十五米，这样显然要影响命中的准确性。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！王国军毅然将炮架在战壕外。他一回头，只见山坡前低后高，喷火区仍然太窄。他猛地转过身，用两只手扒着泥土。子弹在他头顶嘶叫着，他如入无弹之境，置生死于度外。他象一头勇猛的狮子，拼命地扒着、扒着，然后转身往地上一扑，连炮带人都暴露在敌人的火网下。“装炮弹！”他吼叫着，闪着仇火的眼睛瞄准了那挺毒蛇一样的高射机枪。

刹那间，多少双焦灼的目光一齐射向他，多少颗心悬起来。人们担心的是距离，距离啊！八二无后座力炮的最大射程一千米，而现在射击位置距敌人火力点是九百六十米！在“神炮班”的历史上，从未射击过这么远的目标，这无疑是在破纪录、创奇迹了。王国军没有用眼睛去细量这九百六十米，而是死死盯住疯狂的敌人，心里咒骂着：这些吃着我们的大米、穿着我们的衣服来屠杀我们的王八蛋！你就是远在天边，我也要让炮弹追上你！中国的炮弹可不象大米那么好吃！他从望着他的无数双充满希望与信任的眼睛中，也看到了妈妈那双慈爱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此刻在说：孩子，你给我狠狠地打！他屏住呼吸，沉着地击发了。仿佛是他伸出了两只钢拳，怒不可遏地打在一九一高地上，在两声巨响中，那挺骄横的高射机枪被击成了碎片！好啊！山下一片欢呼。战士们跃起来正要冲锋，不料敌阵地左侧又一挺高射机枪吐出了火舌。王国军再次请求射击。于是，又一发炮弹象长了眼睛一样飞去，惊天动地

一声怒吼，敌人机枪的脚架被抛上了天！

冲锋的七连战士们象潮水漫上山头，欢呼声飞上云端。

王国军患着中耳炎的耳朵又被震聋了，他没听见山下战友的欢呼，更没听见首长的夸奖。他默默地抚摸着心爱的炮。

四

现在是黄昏。我的年轻的朋友们，当你为实现祖国的现代化紧张劳动了一天，你现在正在干什么？上电影院？坐在电视机旁？或是在团旗下跳着欢乐的集体舞？要不就是同情侣漫步在晚霞中？……

啊！青春，在幸福地闪光！未来，在热烈地召唤！

这里也是黄昏，这里也有年青人。但没有轻音乐，远处的炮声象天边沉沉的雷鸣。激战后的战场显出片刻宁静，一轮血红的太阳威严地站在山峰上，山下高大的楠竹在风中窸窣作响，象是坐在竹下的一对年轻战友动人的话语。

“志华，还记得我们战前订的计划吗？”王国军看着刘志华说，“我打三挺机枪，你打两挺，再打它几辆坦克！”

“副班长，两天来打掉的五挺机枪都是你干的喔！”

“不，是全班同志。今后战斗会更残酷，不管多危险，我们也要再多干掉它几挺！”

“那没说的！”

明净的天边有一片红霞，风不时变幻着它的形状，时而象一面抖动的旗帜，时而又象一堆燃烧着的火焰。竹林

深处，不知谁在小声唱着那支著名的外国歌曲。“……假如我在战斗中牺牲，你一定把我来埋葬……”

“志华，我们一参军就在一起，我有几句知心话，不知该说不该说。”

“副班长，你今天怎么啦？咱们可是无话不谈的啊！”

“我想，万一我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刘志华急切地等着王国军的话，刚一出口又打断了它，“你说到哪儿去了，我们还要战斗，还要消灭敌人啊！”

“正因为要战斗，就要随时准备牺牲！”

沉默了片刻，王国军转过头来，瞳仁里有快乐的火花在跳跃：“志华，我家乡建设得一天比一天好，家里日子越过越甜了。出来前我收到姐姐们的信，都说去年分的谷子吃不完，家里进了好几百元钱，大哥还买了一辆自行车哩！现在就这么好，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，你说，那日子该甜成什么样啊！”

“我们会看到那一天，会过上那一天的，一定会！”

“是啊，我多想看到那一天！昨晚坐在战壕里，一闭眼就梦见家乡的土地上跑着各种各样的机器，金黄金黄的谷子从机器里流出来，比大渡河的水还急，哎呀，差点没笑醒！”

俩人都笑了。想着那一天，谁能不笑？

一阵闷雷似的炮声从远处传来，王国军拉着刘志华的手，眼神变得严峻了。

“志华，越南狗强盗就在眼前，他们不让我们建设四化，我们不挺胸保卫祖国，好日子怎么来得了？你想，没有泸定桥上先烈们的鲜血，哪会有我们的今天！将来好日子来到了，我们也许看不见，但人民不会忘记，那是我们象当年的红军一样，用鲜血换来的啊！”

刘志华听着，觉得浑身的血往头上涌。

“志华，别的我都不担心，只是父亲六六年去世了，家里妈最喜欢我。她受了一辈子苦，解放后才过上了好日子。我怕她担心，出来后只给姐姐们写了信，没告诉妈。如果我牺牲了，你给她老人家讲，就说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！”

刘志华再也忍不住了，泪水涌上眼眶。他艰难地张开口，仿佛这张嘴不是自己的了，他轻声说：“退一万万步讲，如果……我一定会按你的吩咐办的，你放心！”

风摇着楠竹，歌声轻轻飘来：“……请你把我埋葬在山岗，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！”

王国军站起来，罩一片夕阳的余晖，全身闪着奇异的光。他面向北方，久久地、久久地凝望着亲爱的祖国、遥远的家乡……

五

炮声在轰鸣，大地在燃烧，敌人尸横遍野，溃不成军。王国军和战友们扛着炮，纵横追击。他们忘记了吃饭，忘记了睡觉，象愤怒的狂风追逐着残云。

他们途中受到敌人的伏击。同部队失去联系。夜黑山高，冷弹乱飞。王国军带着十几名伤员和战士，在漆黑的山林中摸索着前进。饥饿、寒冷和困倦一起袭来。走着走着，一个战士被藤条绊了一下，倒下就睡着了。王国军拉起他，继续往前走。终于来到山下岔路口。这时上级派人找他们来了。深夜，他们来到了一九九高地。

二月二十日，战斗的第四天。敌人的炮弹不时落到六班待命的一九九高地上。上级命令每人挖一个猫耳洞。张东明刚挖了十几下，就一头倒在那浅浅的“洞”里睡着了。王国军挖好自己的洞，一扭头看见了疲劳不堪的小张，没叫醒他，钻进洞里又挖起来，直到能容纳两个人，才浑身是汗地钻出洞来。

那是多么艰难的时刻。四天了，他们记不清喝了几口水，吃了几口饭。嘴唇干裂了，肚子咕咕叫。王国军把剩下的一小块压缩干粮再分成几块，递给同志们。大家刚送进嘴里，又不约而同地吐了出来，干得咽不下去啊！王国军请求下山找水，领导说山下情况复杂，有危险，要大家再坚持。

“嘿，副班长，我们真到了上甘岭了。”小邹吃力地说，“看电影那阵，我还想，要是将来我遇到那种情况，不知能不能顶住。”

“你能顶住吗？”王国军笑了。

“没问题！你猜，我在想什么？我正在想曹操的望梅止渴呢？”